

世界曆一一七四年，東陸·帕邁拉防線。

聯合軍第二師團，海陸作戰部隊駐地。

「希爾凡少尉——請問一下，隊長是不是不在營裡？」

「對，隊長大人外出巡視了。」

戰情室裡，希爾凡坐在椅子上，雙手抱著後腦勺，閒閒地往後掃視剛進來的新人士官。

「哈哈……雅妮特，妳從阿密多大河游泳來的嗎？」他笑著問道。「怎麼全身濕漉漉的啊？」

「因為外面在下大雷雨啊。」

雅妮特早已習慣這位前輩關心別人的方式，捏了捏被雨水打濕的髮尾。

「最近老是下雨，真是讓人不舒服。」

「哦，北國很少下雨吧？」

「是啊，大多時候都是乾冷天氣，我來報到那天，一下飛機就覺得好熱。」

雅妮特被長官從北國調來東陸，在這裡生活沒幾週，就開始懷念白雪皚皚的故鄉了。

「話說回來，這種大雷雨，隊長還出去巡視嗎？」

「正因為是大雷雨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妳應該聽說過，第五師團在東方戰線傷亡慘重吧？敵軍就是利用雷雨發動突擊的。」

「我知道那件事……既然如此，我們要不去幫忙巡視？」

「不行，隊長沒下指示。」

「可是，她是一個人出去的吧？」

「別擔心，她可是『灰色惡魔』喔，敵人要是不幸碰到她……」

他話音未落，桌上機器尖銳地叫了兩聲，亮起醒目紅燈。

「哇！」

椅子猛地一晃，希爾凡迅速坐正，按鍵接受遠端發來的加密電文，再一把撕下以特殊墨水印製的訊息，低頭細看。

「又來了啊……」

他輕嘆口氣，馬上拿起通訊器聯絡艾斯納上尉。

雅妮特在他報告狀況時，瞄見桌旁的最新密碼對照表。

她看著那驚人厚度，想到少尉剛才完全沒翻它就解出了密文，漸漸睜大眼睛。

再望回平常態度輕佻、這時認真工作的希爾凡，不由得對他起了一絲敬意。

「哎呀哎呀，他們可真是學乖呢。」

跟援軍一起將偷襲補給列車的敵人全部打回去後，皮膚黝黑的軍官笑著向貝雷絲伸出手。

「又被你們救了一次，艾斯納上尉，讓我用珍藏的迪亞朵拉七色酒聊表謝意吧。」

「不用謝。」

貝雷絲跟以前合作過許多次的東陸軍上尉握了握手。

「不過，你的好意，我們就不客氣收下了。」

美酒在東陸是極度稀有的奢侈品，她自然沒有客套推拒的道理。

當然，慰勞品不是現在給士兵，會先搬回倉庫，遇到慶功機會再適時拿出來振奮士氣。

晚上，貝雷絲帶隊回到營地，伙食班早一步準備好了熱騰騰的餐食。

貝雷絲吃完盤中食物，帳外還下著雷雨，照樣產生耳鳴的她，默默聽著周圍的部下談笑。

戰鬥、休息、訓練……她的部下非常習慣現在的生活，戰鬥後能迅速調整到最佳狀態。軍醫瑪努艾拉說過，很多軍人是在回國或退役後，才出現心理上的問題……

「我先去休息，你們慢慢吃。」

耳鳴越來越嚴重，貝雷絲打住思考，端著用過的餐盤站起來。

「若是天氣預報準確，晚點就會放晴，明天的砲擊訓練準時舉行。」

「好的、上尉！」「請您慢走——」「隊長晚安！」

貝雷絲回到帳篷，翻開雷雨前看到一半的書，拿出一支金屬筆。

『妳怎麼跟我……想到了同樣類型的禮物？』

雷聲陣陣，一道飽含笑意的少女嗓音，填補了過於安靜的空隙。

艾黛爾賈特·馮·弗雷斯貝爾古——

貝雷絲時常回想起多年前兩人道別的場景，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始終感到內疚。

艾黛爾賈特抱著她哭泣，放下自尊、不斷央求她留下來，她卻還是偷偷離開了。

貝雷絲不知道的是，事實上，艾黛爾賈特很清楚自己留不住她。

眼淚潰堤前，艾黛爾賈特言笑晏晏地跟她交換了臨別禮物。

貝雷絲送給艾黛爾賈特一支鋼筆，而艾黛爾賈特送了她一支金屬筆——不需要墨水，任何環境下都可書寫，正適合被派往寒冷北國受訓的預備軍官。

「……艾爾。」

喃喃唸出懷念的發音後，擾人耳鳴奇妙地消失了。

她現在，不知道過得好不好？

貝雷絲握緊手中的金屬筆，發現自己握得太用力，又連忙鬆開了手指。

數年後，橡樹街17號。

「很有意思的電影呢。」

地下一樓的視聽室裡，電影播映完畢，播放機自動切回影碟的開頭畫面。

音響流出一段輕緩優雅的旋律，銜接片尾曲，為觀眾緩和剛看完結局的高亢情緒。

一面軍旗在投影幕上靜靜飄揚。

電影描述東陸戰爭的一場作戰，貝雷絲當時的部隊也有參與，因此艾黛爾賈特一直想看。

兩人選了個下午一起觀賞電影，看著看著，艾黛爾賈特發現故事裡有一名神秘軍官。

不說話、不露臉，充當背景時經常在看書，每次鏡頭帶過去，都聚焦在她手中的金屬筆。

看完電影，兩人繼續討論劇中情節，艾黛爾賈特立刻想起那名角色。

「……完全沒有台詞，帶兵救了主角好幾次的那位軍官，是以妳為原型吧？」

「嗯。」貝雷絲點了點頭。

導演開拍前首先取得西聯軍部跟她本人的同意，說是投資電影的里剛先生特別要求的。

「所以，我送妳的那支筆還在嗎？」

「在臥室，大衣內袋裡。」

「妳還隨身攜帶？」

「只有外出的時候。」

「呵呵……妳很珍惜我送的禮物呢。」

艾黛爾賈特伸手撫摸貝雷絲的臉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，繼續用唇語說道。

也很珍惜我。

貝雷絲望著艾黛爾賈特，微微一笑，湊上去親吻她的臉。

什麼都沒說，比唇上觸感更加溫柔的愛意，便傳遞到了艾黛爾賈特心裡。

「貝雷絲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嚐到甜頭，立刻撲進貝雷絲懷裡，邊奪取她的唇瓣，邊貼到她胸前、用身體上下磨蹭她的雙峰。

「抱我。」

快點、快點。

艾黛爾賈特急切地扯開她的衣服，吮咬起她的頸部肌膚。

「艾爾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坐在輕輕喘息的貝雷絲身上舔來舔去，故意把她脆弱敏感的部位，暴露在貝雷絲手可及之處。

貝雷絲完全無法抵抗「佔據艾黛爾賈特」的強烈吸引力，抱著她站起來，轉身將她放上沙發，強勢壓了上去。

艾黛爾賈特閉眼享受她柔軟綿密的親吻，與她互相給予顫慄神經的熾熱。

密閉空間裡，優雅旋律循環往復，塑造出適合戀人談心的浪漫情境。

她們卻同時無視了人類的文明，放縱地索要起對方。

關於電影落幕後，那位軍官跟贈禮之人重逢並相戀，後續發展究竟多麼甜蜜激昂……

這一刻，在貝雷絲手下發出嬌柔呻吟的艾黛爾賈特，再度愉快地體會到了。